

# “二孩”时代还需未雨绸缪

周中之

## 新民时论

“二孩”来了！预计2016年1月1日“二孩”政策生效。这个政策在社会上早就激起了阵阵波澜，街头巷尾常常可以听到百姓热议“二孩”。在高校课堂里，一些女大学生、女研究生也在饶有兴趣地评论国家生育政策的变化。

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，改变了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状况，功不可没。然而，目前国家生育政策遇到了新的形势：生育率低、人口老龄化加快、男女比例严重失调。在新形势下必须全面放开“二孩”政策，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。但据有关方面

的调查，愿意有第二个孩子的家长还不多，仅有30%。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比如，有位年轻妈妈有不少疑虑，她说，国家一方面出台“二孩”政策，另一方面又要推行“延迟退休”政策。我们现在的孩子大多是退休了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照顾的，如果他们延迟退休了，孩子谁照顾呢？她的这一疑虑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。

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”的战略思想和战略

布局。这“四个全面”体现了党中央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。换言之，在制定各项政策时要考虑全面，注意相互协调。全面放开“二孩”政策是正确的，“延迟退休”政策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。那么，怎么从全局上解决随之而来的矛盾呢？

笔者认为，应该出台一些配套政策，大力推进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，支持全面放开“二孩”政策。现在，青年人要挑起事业和家庭两副担子，确实很累。生育第二个孩子，经济上的支出不说，时间和精力上的压力也太大了。

特别是有些青年人，因为种种原因，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，何况“二孩”呢？有人说：看看儿科医院人头攒动，抱着病孩的年轻父母眉头紧锁，生“二孩”的意愿就很低了。要顺利实现“二孩”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，就要多建些医院、托儿所、学校等等。每天放学时，小学门口都挤满了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。学校是否能推迟放学时间，让年轻的爸爸妈妈能够下班后来接孩子？因为将来延迟退休了，更多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可能也要上班呢。这就需要未雨绸缪，制定或调整

相关政策，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条件，为“二孩”的出生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。

“四个全面”要求全面地看问题。“二孩”问题不仅涉及政策问题，也涉及人们的生育观念问题。它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，不能强求，但可以引导。社会生育率过高和过低，都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。三十多年来，国家制定以“独生子女”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，控制了中国总人口基数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贡献。无数家庭响应国家号召，只生一个孩子，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。但事过境

迁，现在又要全面放开“二孩”，这也是现实倒逼机制所产生的结果，让有意愿生两个孩子的父母圆了梦，这对社会和家庭都是件好事。

但在现代社会中，生育意愿的降低是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。俄罗斯为了推动人口增长，甚至降低结婚年龄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应该让更多的青年人接受和理解国家全面放开“二孩”政策，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认识“二孩”政策的重要性。

（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）

## 不妨来个两面观

凌河

### 已晚谭

如果说“乱作为”是过去官风不正的主要矛盾，那么在某些干部中，“不作为”则成为当前的主要倾向，所以庙堂之高，怒斥“为官不为”，舆论之间，则是重炮猛轰“不作为”。在一些地方，“不作为”、躺倒不干、摆下不管，确实成为一些官员对于反腐纠风的“软反弹”、对于八项规定的“硬抵制”。

这种“不作为”，一是反腐之下，从过去的“拿了好处乱办事”，转到今天的“不拿也不干、不喝也不办”，靠权寻租演变为有权不行，基层办事反而愈加无门，企业求助反而摸不到头。二是纠风一来，哀叹“官不聊生”，腹诽“谁还愿干”，精神萎靡，状态低落。他的“肥缺”肥惯了，现在要回复“清白、清淡”甚至“清贫”那样一种正常的“官本位”，怎么也提不起神，只好一个“混”字。

这是“不作为”的一种来由。但是造成比较普遍的“不作为”，更多的恐怕还有一个“怕”字。有的官员也想“干”，但思想负担过重、后顾之忧甚多，有的干部面对“百事待举”、矛盾积累，确也忧心忡忡，但一要作为，就畏首畏尾，不免缩手缩脚。

比如说改革进入攻坚期，碰体制就会有“试错”，动格局就要冒风险。但是“宽容失败、善待创新”的风气并没有形成，保护“大胆试大胆闯”的政策也远没有落实，甚至在新形势下，有的地方还将改革的失误与“以权谋私”天然地绑在一起，把“干事”的失败和“干净”的与否必然地联系起来。比如你要搞重组，要与体制外打交道，你要搞混合所有制，要与民企有来往，就先疑你三分甚至来一个“猫腻推定”。你改革有失误

么？就可能遭到怀疑甚至“倒查”，你的“作为”有点“冒”么？就可能“动辄得咎”——有人说，“动辄得咎”应成“新常态”，这话真有几分道理吗？

又比如发展仍然是“硬道理”吧？但现在的发展不可能你好我好，有时还要动既得利益的奶酪。我们固然应当依法推进发展，应当尽可能地兼顾各阶层的现实利益，但如果把发展工程”，把干部抓发展归为一种“原罪”，一项动迁措施一来，网络就铺天盖地猛轰，一个建设项目落地，舆论就不分青红皂白抵制，甚至将办事者给以“曝光”搜以“人肉”，这另一种“动辄得咎”，同样成为一些官员因为一个“怕”字而不敢作为的社会原因。

我们的干部，“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”，这句老话应该没有过时，对于广大的基层干部，是应当爱护、珍惜和支持的。他们是政权的基石，是百姓的守护者，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，他们身处矛盾第一线，往往事无巨细、寝食不安，不能因为要“拍”，就把他们全都看成“苍蝇”。作为组织，既要严格管理好基层干部，加强反腐倡廉，又要热忱关心他们，比如说他几天连轴转累了，开会打个瞌睡，能不能不要过于苛求过度处分？我们的舆论，对于基层干部是否也不要过分苛责，更不要一棍子打死，比如他因为血糖低，上班时嗑了几颗瓜子，办公桌上放了一点零食，或者自费合伙吃了一盘家养的娃娃鱼，有必要汹涌澎湃地斥责嘲讽吗？

任何一种“不作为”都要反对，而论其成因，如果不讲一分为二，恐怕也难以对症下药地解决这个当前的“主要倾向”。

## 神最右

叶开

### 流行词手册

之前我写了一个“神回复”，是五六年前网络论坛流行时的特殊现象。

现在我要写一个“神最右”。加上更早的“神展开”，可谓“神”系三部曲了。

“神”这个词在网络时代，拥有了最大的使用空间和使用频率，名词用作形容词，运指如飞，是之前料想不到的。

“神最右”是微博时代的常用用语。你电脑上论坛，是“沙发”，“第一排”，“砌楼”，按照回复顺序从上到下，不断延伸。有些热门帖子，可以有几百页的回复。其中不乏“神回复”。而微博时代是转发，不断转发者会从右向左排列成一长串。很多微博乍一看没什么，好像平淡乏味，第一个转发的人如果是“神最右”，会立即激活这个帖子，让这个帖子火了。于是后面的转发者都非常敬佩，称第一个转发者为“神最右”。

比如原微博说：“现在3000块就想请一个民工？别开玩笑了！现在3000块钱你只能请一名大学生！”“神最右”转发并评论：“知识改变命运啊！”

这“神最右”的转发言简意赅，说出了大学生就业存在的一些问题，并对高校教育现状有一种反思。

又如，原微博图文很长、声情并茂地“致不常联系的朋友”，“神最右”转发时说：“不常联系的朋友突然联系，就要准备红包了。”转发者一阵呵呵，大概都是碰到过类似事情的。

“神最右”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巧妙的角度说出了原微博没有说出的含意，或者激发了原微博所缺乏的想象空间，令后面的读者会心一笑，以至于产生心领神会的各种感受。正如“神回复”很多内容都涉“性”一样，“神最右”也有很多涉“性”部分。这些“神最右”擅长打擦边球，显示出在“过滤”时代对词语的灵活

运用能力。

网络的最大特点是“速朽”，情感速朽，词语速朽，连你在网店购买的商品都速朽。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进化到“品质”时代，无论网络还是现实，更多人都是在追求数量，而不是质量。前段时间，网络红人吴晓波先生撰文提出“告别屌丝经济”，说得很有道理，但引来一片嘘声。然而，认定了微信时代“朋友圈”才是最重要的粉丝，吴晓波先生对那些之前人们都小心伺候着的“屌丝”粉，不再恭维，而是嗤之以鼻。

但是，“速朽”时代有“速朽”时代的美学，这种美学更多是追求繁复。速朽美学追求体现在衣服和装扮上，也是“繁复”。廉价商品都有繁复特点，衣服上是各种装饰，蕾丝、褶皱、纽扣、口袋等，靴子则有各种穗带，各种扣孔，以繁复的装饰风格，来掩盖这些商品的“无风格”。

“风格化”哪有那么容易？很多大牌在风格化上有几十年的沉淀，也有几十年的进化史。而网店一般都是最多三五年，平均一两年，短平快的半年做成了一个品牌——借助网络无数粉丝和买家的力量，一个差不多的产品经过有效策划，很快就有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上形成销售动能。也因为“速朽”的特质，这些品牌很难“风格化”或“高端化”，无法在生命进化过程中向上走，而只能横向“横盘”。钱赚了不少，但内心有点追求的人，还是不满意。

“举个栗子”，多年前上海中心城区有一条“华亭路”，短几百米，因缘际会，成了远近闻名的“时装街”。很多男女老板从广东等南方地区进货，在这里销售。早期摊主赚了很多钱。有些女摊主，自己摊位的衣服几十块钱一件，辛辛苦苦赚了钱，转身就到淮海路美百货那里去花几千块、甚至上万块，买一件真正的名牌。

可见追求高质量的心态人人都有，只是社会没有达到而已。

## 倘孔夫子归来能评上教授否

李泓冰

### 余烬录

眼下许多作品喜欢穿越情节，多半是今人往古时“穿”，仗着身负文明积累至今的零珠散玉，哪怕是个小屌丝，也能把历史搅得越发达波澜壮阔，乌鸡一毛就变了凤凰。

忽然就想，如果是古时的“凤凰”穿到今天呢？

擅长开坛讲经的孔老夫子，昔时就是被楚狂人接舆嘲为“凤凰”的，“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……”如果这位杏坛祖师爷穿越到今天的大学，教教古代史还是称职的吧？不过细细想来，他想带硕士博士怕是不太可能。今天的孔夫子，哪怕能再教出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，若还是用他那“述而不作”的教学风格，不屑“发表论文”，也几乎肯定评不上教授，只能以讲师都称不上。可是，他老人家毕竟曾经是“万世师表”呢！这份尴尬，究竟属于他，还是属于今天的高校？

胡思乱想，源于平安夜在网上的胡乱翻检，重温了恰好一年前爆红的川大教师周鼎的酒后《自白书》——“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，今夜死去了”。身为该校“我最喜爱的十大老师”、荣获“教学名师奖”的周鼎，他的公选课每每几近挤爆选课系统，然而他毫无成就感。一心只想上好课，但科研成果和论文不达标，因此评不上职称。他抱怨说，“最牛逼的教师是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人，而不是

拥有最多听众的人”。时隔一年，情况也并没有好转。网搜了一下，这位在公选课上“死去”的教师，似乎也并没有复活。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仍是申报课题，“报账，报账，还是报账”。

其实，搞科研、拿项目、出成果，当然也是重要的。同样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辩士张仪拿到了秦王的项目，文人苏秦得了六国相印，鲁班研制出各种机械发明……现在，袁隆平、屠呦呦、施一公等科学家，也在科研领域各擅胜场，很牛很强。

拥有最多听众的人”。

其实，搞科研、拿项目、出成果，当然也是重要的。同样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辩士张仪拿到了秦王的项目，文人苏秦得了六国相印，鲁班研制出各种机械发明……现在，袁隆平、屠呦呦、施一公等科学家，也在科研领域各擅胜场，很牛很强。

基础科研、基础教学都不能急功近利，不能把高校教师一律逼到跑项目谋生存的上去。人才没有统一标准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才会有人才辈出，创新发展的春天。如果在高校重科研、轻教学的现状不改变，热爱三尺讲台的教师都纷纷“死去”，教师如何有缘得遇名师？新的人才又从何破土？

这年月，创新已成热词。决策层也说过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。创新的重中之重，是人才，没有人才脱颖而出的土壤，一切创新都免谈。那么，大学教师本就以培养人才为第一要务，安能加诸来自体制机制的重重束缚？

毕竟，今天的高校，仍然需要对教学诚心敬意的“孔夫子”，哪怕他述而不作，哪怕他敏于杏坛而讷于拉项目，哪怕他一生只吃粉笔灰，只要他教书育人成果斐然，仍然应该有其一席之地。

风兮归来！